

經部

春秋分記卷六十八

宋 程公說 撰

鄭世本第一

姬姓伯爵其先出自周厲王少子宣王母弟友宣王二十二年封友於先鄭是為桓公幽王之難寄帑於虢鄶之間死武公滑突立是為新鄭今鄭州新鄭縣是也

莊公 忽

厲公　　昭公忽也

子亹　　子嬰

厲公後　　文公

穆公　　靈公

襄公　　悼公

莊公諡法勝敵克壯曰莊

名寤生武公子立二十二年魯隱元年春秋作至桓十一年卒在位四十三年

隱公經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傳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立為大子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五衘切又作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音泰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方丈曰堵三堵曰雉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猒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

蔓新注此一字當為斷句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為已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

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劉敞曰段出奔共不言出奔難之也非也若段得生奔他國則鄭伯有伐弟之惡無殺弟之惡春秋但當云鄭伯伐段于鄢即解云不言出奔難之也乃可爾何有改伐為克哉傳例又曰得雋曰克若大叔奔共是不得雋何以書克此年十月傳曰共叔之亂公孫滑奔衛滑為是段子父子宜相從今於傳數

見段子不見段身蓋段見殺之後其子出奔左氏誤云段出奔爾又云如二君故曰克春秋二君相伐多矣皆曰伐不曰克不知何据而以為二君言克耶

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黄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羮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其月

切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頴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以鼓切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劉敞曰君子曰頴考叔純孝也非也莊公既自悔其與母誓矣考叔已聞其心若此當明言曰君之誓母不孝也鬼神所惡也雖有醜誓鬼神弗聽也君不如迎母反之此所謂遷善徙義君子之道鬼

神所福也莊公聞若言必欣然不辭何者彼悔誓其母左右莫能導其君者故至於此使考叔能為此言莊公何遽不從而晻昧致説苟公不恠其舍肉事未可知也又闕地作隧自云黄泉上之不足誑鬼下之不足誣人内之不足欺心而徒教其君恥過作非此孟子所謂又從而為之辭者何謂純孝乎

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叔段之子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請師於邾

經二年冬十有二月鄭人伐衛

傳二年冬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

經三年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傳三年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詳見周）冬齊侯鄭伯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盧盟在春秋前）庚戌鄭伯之車僨于濟（既盟而遇大風蓋紀異）

經四年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傳四年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二年鄭人伐衛之怨使告於宋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秋諸侯復伐鄭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經五年秋九月邾人鄭人伐宋邾主兵故序鄭上冬十有二月宋人伐鄭圍長葛

傳五年夏四月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

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史楠曰案僖公三十一年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

亦惡之公子瑕出奔楚且自隱公歷閔莊僖至此

已九十年矣而洩駕尚在洩駕鄭大夫也使九十

而在位其事當不止於兩見或二人同名耶或左

氏之誤耶

秋九月邾人鄭人以王師會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

役詳見宋冬十有二月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

也

經六年春鄭人來渝平冬宋人取長葛

傳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

師協曰鄭入春秋於隱公雖未有盟會之好然未甞稱兵四年秋翬帥師會四國以伐之則鄭固有憾於魯矣既而鄭從邾伐宋公初欲救以怒使者失辭之故弗救也復思厚鄭此鄭聞之而來平歟曰輸平者言屈損以有就也且魯嘗有伐鄭之怨

而鄭未有以報今鄭先來非有屈損而何若曰渝平則前此未見其平又既以告絕則自此後殊無結好之因而八年不當使宛來歸祊也是則渝平之為輸平明矣左氏雖為更成而於字不通公穀皆為輸而又以墮成言之意又未暢此皆無取

夏五月鄭伯侵陳大獲詳見陳 秋宋人取長葛冬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詳見周

傳七年秋宋及鄭平冬陳及鄭平鄭公子忽在王所陳

侯請妻之鄭伯許之乃成昏

經八年春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傳八年春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詳見魯內夏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

傳九年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

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

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新注衷戎師謂師在三伏之中

經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

辛巳取防秋宋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冬齊人鄭人入郕

傳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為師期尋九年會于防謀伐宋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

宋衛不伐宋 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宋

奇兵乘虛入鄭 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

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

和而敗九月戊寅鄭伯入宋

呂祖謙曰鄭以王命討宋得其土地當歸之王鄭

何得專以與魯不臣甚矣豈可反謂之正乎

經十有一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秋七月公及齊侯鄭

伯入許

傳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火故切）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

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鄭大夫公孫獲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

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豭行出

犬雞以詛射頴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王取鄔劉蔿刑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詳見周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詳見息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

桓公經元年春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詳見魯內

經二年春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傳見宋
秋蔡侯鄭伯會于鄧
傳二年秋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
經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傳五年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

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傳六年夏北戎伐齊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在十年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

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欲以他女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假父之命以為辭

呂祖謙曰北戎伐齊鄭忽救齊齊侯請妻之忽辭其言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此言甚善

祭仲之諫特以利害論之耳後世徒見昭公奔衛則咎其不用祭仲之言卒以無大國之助殊不知忽之敗不在此特以不能充自求多福之言耳自求多福雖以堯為父而不能與丹朱舜為子而不能與瞽瞍周公為兄而不能與管蔡況大國乎後世不可因昭公之失而廢其言也

傳七年夏盟向求成于鄭二邑隱十年王以與鄭蘇忿生之田既而背之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

經十年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以魯後鄭班詳見內魯

經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傳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子突子亹子儀弗從夏鄭莊公卒初

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趙鵬飛曰鄭莊天下巨姦脫天刑而死牖下幸矣

姜氏初愛幼子段請於武公將立之武公不從莊公於此蓋憾其母而疾其弟也憾而疾之宜疎矣

而莊愈親之母為請京公曰諾段收二邑公不制繕甲治兵公不詰若仁且友也而實稔其惡必克之而後已母子兄弟之間心如丘壑尚何有於他人宋兵圍其長葛求魯之援而告不以情要之以利約輸祊田其實無意入祊也旣魯卒俟祊入而後出兵其謀不遂其情可見矣㬩齊扳魯而入許逐其君而疆其田乃曰許太岳之嗣也吾其能與許爭乎攘人之地而文之以義君子信之否乎始

於魯隱有同盟之好借兵之助至隱為桓所賊莊不能討幸可脅以責祊則為垂之會藉璧假許實責償祊也莊公老而姦謀益深矣齊將襲紀鄭附於齊使齊侯獨如紀則紀必疑而備之故莊助其姦與齊俱行蓋以鄭遠於紀將致紀於不疑而成齊襲紀之計也幸紀覺之而謀不遂不然紀國為墟矣甚者至於帥師入于成周取麥及禾既又有不朝之罪王師臨之鄭掃境來戰射王中肩且曰

不敢陵天子以詞飾其姦甚矣春秋書克段書輸平書入許書璧假許田書如紀書王伐鄭莊之姦情其又何逃故備論之所以發鄭莊之姦而明春秋之藴非苟傳經也

忽

莊公世子莊公娶鄧曼生世子忽又娶宋雍氏生公子突桓十一年莊公卒忽立立四月而出經書鄭忽出奔衛不曰子言不能囙先君之位也

胡安國曰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攷

於詩有女同車刺無大國之助也山有扶蘇所美非美然撵兮君弱臣彊不唱而和也狡童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夫以狡童目其君聖人猶録其詩所以見忽之失國亦其自取非祭仲之罪矣或曰詩人刺忽之不昏于齊至於見逐欲固其位者必待大國之援乎曰鄭自五霸之後益以侵削他日子産相焉馳詞執禮以當晉楚至於壊諸侯之館垣却逆女之公子于野皆變其常度以晉

楚之彊卒莫能屈亦待大國之助乎然則仲見脅忽出奔咸其自取焉耳春秋書法如此欲人自彊於為善也

厲公 謚法暴慢無親曰厲 名突莊公次子突桓十一年莊公卒忽立宋莊公執祭仲祭仲歸立突忽奔衛明年改元立五年桓之十五年奔蔡

桓公經十有二年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八月公會宋公于虛冬十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

公會鄭伯盟于武父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傳十二年公欲平宋鄭（宋以立厲公故多責賂於鄭鄭人不堪故不平）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穀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宋公會鄭賂故與公三會而卒辭不與鄭云）遂帥師而伐宋戰焉

經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傳十三年春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鄭人來請修好

經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冬十有二月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傳十四年春會于曹夏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在十二年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宫之椽歸為盧門之椽大宫鄭祖厲王廟

劉敞曰鄭祖厲王非禮也非禮之禮其不可毀何

也曰天子固命之矣國人固奉之矣有王者作是不可復存則已矣

經十有五年夏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袲音侈

胡安國曰忽嘗嗣位君其國歸而獨稱世子則亡其君位明矣其稱復歸者謂既絶而復歸也

傳十五年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將享諸

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

藺敏修曰父子之合天也恩也夫婦之合人也義也恩不可廢猶義之不可廢也而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不已悖哉祭仲以臣放君有所不恤無恠其子之以婦殺夫也

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冬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胡安國曰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于櫟何也夫制邑之死虢君共城之叛太叔皆莊公所親戒也今又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衛有蒲城而出獻公楚有陳蔡不羮而叛棄疾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故夫子行乎季孫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遂墮三都以張

公室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于以明居重馭輕彊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為天下與來世之鑒也為國者可不謹於禮乎

昭公　謚法容儀恭美曰昭

昭公世子忽也桓十一年莊公卒忽立四月出奔祭仲立厲公立五年出居櫟昭公入嗣立明年改元至十七年遇弑在位二年

桓公經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

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傳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前年冬謀納厲公不克故復更謀夏伐鄭

傳十七年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冬十月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昭公弟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

子亹

名亹莊公子昭公弟桓十七年嗣立明年改元齊侯師于首止子亹往會齊人殺之

在位一年

桓公傳十八年秋齊侯師于首止陳師首止討鄭弒君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不知齊欲討己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子嬰

名嬰字子儀莊公子子亹弟桓十八年亹被殺于首止祭仲迎嬰于陳立之明年改

元至莊公十四年傳瑕殺之納厲公在位十四年

莊公經四年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無傳

公說論曰杜預蘇轍皆謂此年鄭伯遇于垂者子儀也然此當為厲公非子儀焉按春秋突歸于鄭之後其出奔蔡入于櫟皆以名書猶繫於爵雖纂而實君雖君而實纂不沒其實也忽雖世子其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得稱伯以其實不能君也而況子儀雖間得立其為君微矣豈敢輕去

國都會于外乎故知遇于垂者乃厲公也其始終書爵不没其實也亦可以為居正而不能保者之戒矣趙鵬飛曰據傳所書則此遇亦非子嬰所為齊襄伐鄭問弑昭之罪疊會之為齊所執祭仲立子嬰則祭仲固齊讎而子嬰祭仲所立敢冒不測以會耶則垂之遇必非子嬰也以聖人明鄭之世統則鄭伯亦當是突以左氏著子嬰之事則鄭伯決非子嬰傳世之統聖人重之

傳十四年夏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内蛇與外蛇闘於鄭南門中内蛇

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𦦙音艷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無納我之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内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

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八人傳唯見四人子忽子亹子儀並死獨厲公在八人名字記傳未聞

厲公後

前在位五年出居櫟在外十四年復入七年莊二十一年卒前後共在位十二年

莊公經十有五年秋鄭人侵宋

傳十五年諸侯為宋伐郳鄭人間之而侵宋詳見齊

經十有六年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秋荆伐鄭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傳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　鄭伯治與音預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閼刖强鉏祭仲黨　公父定叔出奔衛共叔段孫　三年而復之新注如書言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數滿於十　君子謂强鉏不能衛其足冬同盟于幽鄭成也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詹自齊逃來

傳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

傳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鄔王所取鄭邑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穨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穨歌舞不倦樂禍也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經二十有一年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冬十有二月葬

鄭厲公無傳八月而葬緩

傳二十一年夏鄭伯將王自圉門入殺王子頹鄭伯享王于闕西辟辟旁側之語樂備備六代之樂王與之武公之畧自虎牢以東畧界也鄭武公傳平王平王賜之自虎牢以東後失其地故惠王今復與之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效子頹舞徧樂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虢守虢公為王宮于玤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為僖二十四年鄭執王使張本

文公　諡法慈惠愛民曰文

名捷厲公子莊二十一年嗣立明年乃改元至僖三十一年卒在位四十五年

莊公經二十八年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傳二十八年秋楚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詳見楚

經二十有九年夏鄭人侵許

傳二十九年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

曰襲

閔公經二年冬十有二月鄭棄其師

傳二年冬十二月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刺文公退臣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

楊時論曰觀清人之詩序可見矣文公惡高克使之將兵禦狄久而不名遂使衆散而歸豈非棄其師乎蓋惡其人而使之將兵以外之兵何罪故止

罪鄭

僖公經元年秋七月楚人伐鄭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宋地

傳元年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犖即檉謀救鄭也

經二年冬楚人侵鄭

傳二年冬楚人伐鄭鬭章囚鄭聃伯

經三年冬楚人伐鄭

傳三年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二年楚侵鄭故詳見齊冬楚人伐

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傳四年盟于召陵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詳見齊

經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公穀作首戴鄭伯逃

歸不盟

傳五年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新注王恨齊桓首止之盟定太子之位故召鄭使叛齊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遣政切輕則失親失親患

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經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冬公至自伐鄭

傳六年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新城

鄭所以不時城也秋楚人圍許以救鄭

經七年春齊人伐鄭夏鄭殺其大夫申侯

傳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

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

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所由來矣姑少待我欲以申侯說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説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姊妹之子為出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從我取求我不汝咎後之人將求多於女求多以禮責汝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

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以鄭事齊如封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于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

傳八年春盟于洮鄭伯乞盟請服也

經十有四年秋狄侵鄭無傳

傳十六年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

傳十八年春鄭伯始朝于楚十七年齊桓卒無霸故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

經二十有二年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傳二十二年春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襄公秋八月

楚人伐宋以救鄭

經二十有四年夏狄伐鄭

傳二十四年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

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使頽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詳見周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十六年殺子華之故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衷猶適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匡繆正俗曰按鷸水鳥天將雨則鳴古人以其知天時乃為冠象此鳥之形使掌天文者冠之蓋子臧以凡見殺故與知天文者遊聚鄭伯恐其作亂令誘殺之

傳二十八年夏四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時楚敗城濮）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

經三十年秋晉人秦人圍鄭

傳三十年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秋九月甲午晉侯秦伯（穆公也）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文公亡過鄭鄭不禮之）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

鄭以陪鄰陪益也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
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
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晉君謂惠公焦瑕晉
河外五城之二邑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
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
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三子秦大夫反為鄭守子犯請
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夫人謂秦穆公吾其還也
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穆公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

圍鄭許之使待命於東晉東界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爲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

傳三十一年冬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

經三十有二年夏四月已丑鄭伯捷卒無傳

傳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秦師遂東

穆公謚法布德執義曰穆

名蘭文公子妾燕姞所生文公逐群公子蘭奔晉事晉文公甚謹因求入鄭僖三十年晉人圍鄭鄭逆之以為大子僖三十二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宣三年卒在位二十二年

僖公傳三十三年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

敝邑惟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滅滑而還冬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三十一年瑕奔楚門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車傾覆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殺瑕以獻穆公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之下

文公經九年楚人伐鄭 公子遂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

鄭

傳九年春三月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大夫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

經十三年冬十有二月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傳十三年冬公如晉盟還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義取侯伯哀鰥寡有征行之勞也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義取行役踰時子家賦載馳之四章小國有急文子賦采薇之

四章豈敢定居鄭伯拜公答拜

傳十七年夏六月晉侯蒐于黃父遂合諸侯于扈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魯文二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歸生子家名夷鄭大子名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

以蔵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音蔭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

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鯈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晉侯女壻為質焉冬十月鄭大子夷靈公石楚為質于晉

宣公經元年秋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冬晉人宋人伐鄭

傳元年宋人之弒昭公也文十六年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

伐宋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文十五年十七年二扈之盟皆受賂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秋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於北林與晉師遇囚晉解揚冬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

經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傳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二月壬子戰于

大棘宋師敗績詳見宋 夏晉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遂次于鄭以待晉師

經三年夏楚人侵鄭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傳三年春晉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士會入盟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南燕姓 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伯鯈南燕祖 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

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嬀鄭子文公叔父子儀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之南里僖十六年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僖三十年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先

納之可以亢極也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靈公 謚法亂而不損曰靈 名夷穆公子宣三年嗣立明年改元遇弒在位一年

宣公經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冬楚子伐鄭

傳四年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

之食指動第二指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子公弑而書子家罪其懼譖而從弑君故書以首惡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鄭人立子良穆公庶子辭曰以賢則去疾子良不

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逐群兄弟而舍子良以其讓己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襄公諡法辟土有德曰襄名堅靈公庶弟宣四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成四年卒在位十八年

宣公經五年冬楚人伐鄭

傳五年冬楚子伐鄭晉荀林父救鄭

傳六年冬楚人伐鄭取成而還（九年十一年傳稱厲之殺盡在此）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二子鄭大夫）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離下震上）之離䷝（豐上六變而為純離豐上六曰豐其屋三歲不覿凶義取無德而大其屋不過三歲必滅亡）弗過之矣（不退三年）間一歲鄭人殺之

傳七年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

經九年冬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傳九年冬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自是晉楚交兵伐鄭十二年卒有楚子入鄭之禍

經十年夏六月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冬楚子伐鄭

傳十年夏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冬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四年弒君故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經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厲之役在六年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十年鄭及楚平辰陵盟後徼事晉

經十有二年春楚子圍鄭

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

臨力鴆切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周厲王宣王鄭所自出也鄭桓公武公始封賢君也使改事君夷於九縣楚滅九國以為縣願得比之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

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楚大夫子良出質鄭伯弟夏六月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欒武子曰楚鄭親矣來勸我戰以我卜也鄭不可從乙卯楚進師乘晉軍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詳見楚及晉是役也鄭石制子服實

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僕叔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鄭伯許男如楚

經十有四年夏五月晉侯伐鄭

傳十四年夏晉侯伐鄭爲郔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

鄭人懼使子張穆公孫代子良于楚十二年子良質於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有讓國之禮

成公經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夏鄭公子棄疾帥師伐許冬十有一月鄭伐許無傳

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晉潛軍深入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夏許恃楚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經四年春三月壬申鄭伯堅卒夏四月葬鄭襄公無傳冬鄭伯伐許悼公

傳四年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

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氾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側子反名

悼公 諡法恐懼徒處曰悼

名費襄公子成四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六年卒在位二年

成公經五年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傳五年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以鄭伯不直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晉趙同盟于垂棘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

經六年夏六月壬申鄭伯費卒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晉欒書帥師救鄭

傳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公子偃授玉于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弃也已視流而行速不

安其位宜不能久夏六月鄭悼公卒秋楚子重伐鄭鄭

從晉故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

春秋分記卷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程氏春秋分記卷六十九至七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棫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沈應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記卷六十九　　　宋　程公說　撰

鄭世本第二下

成公　　僖公

簡公

成公　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名睔襄公子悼公弟成六年嗣立明年改元三年晉執之四年三月鄭立公子繻四月殺繻立髡頑五月成公歸

壬襄二年卒在位十四年

成公經七年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傳七年春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鄭大夫軍楚師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

傳八年春晉欒書侵蔡遂侵楚楚師之還也晉侵沈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

經九年秋七月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冬十有一月鄭人圍許

傳九年春二月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　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陳與晉故　冬十一月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示不畏晉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勿亟遣使詣晉示欲更立君　晉必歸

君

經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夏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傳十年春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鄭公子班（子如）聞叔申之謀（改立君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成公大子）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

襄鍾（鄭襄公之廟鍾）子然盟于修澤子駟為質辛巳鄭伯歸（不書）

（鄭不告入）六月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申之弟）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傳十二年春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鄭伯如晉聽成

（詳見晉）

傳十三年夏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十年班出奔許今還欲為亂）反軍于市己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遂從而盡焚之殺子如（班）子駹（班弟）孫

叔子如子駹孫知子子

經十有四年秋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傳十四年秋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經十五年夏六月楚子伐鄭

傳十五年夏六月楚子侵鄭及暴隧鄭子罕侵楚取新石詳見楚

經十六年夏四月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六月晉侯使

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秋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傳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四從楚子盟于武城為晉伐鄭起　夏四月鄭子罕伐宋敗宋于汋陂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為晉故也　晉侯將伐鄭戊寅晉師起鄭人使告于楚姚句耳鄭大夫與往楚子救鄭六月晉楚遇于鄢陵楚師敗績

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

詳見晉

經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晉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　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獳為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

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有一月諸侯還

傳十八年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

襄公經元年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傳元年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

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　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經二年春鄭師伐宋　夏六月庚辰鄭伯睔卒庚辰七月九日

經書六月誤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

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傳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鄢陵戰晉射楚王目）非異人（不為他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弃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不欲違先君意）　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請城虎牢以偪鄭冬復會于戚遂城虎牢鄭人乃成（詳見晉）

僖 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名髡頑成公子襄三年嗣立明年改元至襄七年卒在位五年

襄公經五年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傳五年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經七年冬十有二月會于鄬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於鄵

傳七年冬會于鄬鄭僖公之為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

年朝于晉鄭僖元年魯襄三年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鄬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趙子辨疑曰諸侯死例書名此則為上文已言鄭伯如會下不可又云鄭伯髠頑卒又不可上言鄭伯如會下但言髠頑卒所以須於如會時便書名以便其文耳三傳不達此體見其文特異不能釋

得妄云被殺若實見殺而以疾赴則從而書之諸國弑君豈有實告乎按經文未見諸侯則是已出境臨欲相見云耳

簡公　謚法一德不懈曰簡

名嘉僖公子襄七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昭十二年卒在位三十六年

襄公經八年夏葬鄭僖公無傳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傳八年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

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熈子侯子丁孫擊孫惡二孫子孤子出奔衛　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爕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子產父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　五月會于邢丘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

待晉來救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兆卜詢謀也言既卜且謀多則競作羅網之難無成功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境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三年會雞澤五年會戚又會城棣七年會鄬八年會邢丘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晉親鄭鄙我是欲楚以鄭為

敝邑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弃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子展名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小旻請從楚騑子駟名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晉大夫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

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啟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經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楚子伐鄭

傳九年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表道木甲戌師于氾令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諸侯皆不欲戰乃許之十一月己亥同盟于

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子駟公子發子國公子嘉子孔公孫輒子耳公孫蠆子蟜公孫舍之子展及其大夫門子卿之適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

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 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 新注杜云此年

不得有閏月癸亥去戊寅十六日疑閏月當為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為閏則後學自然轉日為月詳見晉書

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

經十年夏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秋公會晉

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戍鄭

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傳十年夏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衛侯救宋師于襄

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

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

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

耳帥師侵衛楚令也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

秋七月子囊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 諸侯伐鄭己酉師于牛首 鄭地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 減損其車 尉止獲又與之爭 獲四俘 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 不使獻其所獲之俘 初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 侵四族田 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 八年子駟所殺公子熙之黨 於是子駟當國

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刼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西子駟子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産聞盜子國子為門者置門守庀羣司具衆官匹婢切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十五人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

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

晁補之曰子西子駟子也子產子國子也子西之才不及子產不待此而知也均人子也盜戕其父聞難匍匐遑遽而往猶恐不及而責子西以不儆善子產以庀完此豈雍容時耶傳失之矣且言國事則三執政喋血朝廷言家事則父暴尸衢巷而咎臣妾之逃悼噐用之喪豈但鄙細不知務而已哉

子孔當國（代子駟）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欲誅不順者）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既止子孔又勸令燒除載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

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欒黶獨進師遂進已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晉知之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致怨以為後伐之資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欲以致怨楚人亦還鄭服故也

經十有一年夏四月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

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已未同盟于亳城北（一本亳作京）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傳十一年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

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使侵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

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音暮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

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　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勑略切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

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

程頤曰晉悼公推誠以待反覆之鄭信而不疑鄭自是不背晉者二十四年

傳十三年冬鄭良霄大宰石㚟猶在楚十一年執至今石㚟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新注習因

也祥善也歲因其善謂去年吉今年又吉善因則行謂五年五吉善善相因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偪良霄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傳十五年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亂在十年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三子父為尉氏所殺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慧樂師三月公孫黑為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之良司臣而逸之賢而放之託諸季武子武

子賓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女父尉翩司齊師慧過宋朝將私焉私小便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以其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千乘相謂子產等言不為子產殺三盜得賂而歸之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冬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狗女父之族娶於晉范氏故奪其妻歸之

經十八年冬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傳十八年冬十二月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

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楚令尹子庚帥師治兵於汾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子展子西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蔿子馮公子格率鋭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詳見楚

經十有九年秋八月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傳十九年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十四年晉伐秦子蟜見諸侯師而勸之濟涇）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　秋八月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十年尉止作難西宮子孔知而不言）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召楚師至純門）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嬀之子也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

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鄭僖四年魯襄六年）簡之元年士子孔卒（鄭簡元年魯襄八年）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為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産為卿

傳二十二年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子産）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魯襄八年）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因晉不見禮）

晉是以有戲之役九年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實朝言觀釁飾辭也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十一年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晉鄭同姓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同盟遂帥群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湨梁之明年十六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

君見於嘗酎（月令孟夏天子嘗酎酎者重釀之酒）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澶淵盟）二十七年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讐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秋九月鄭公孫黑肱（子張）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子石黑肱子）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

卒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冬十二月鄭游眅公孫蠆子子明將歸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舍止其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眅子而立太叔眅弟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交怨則父之不修益明也

經二十有四年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傳二十四年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産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

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　秋會於夷儀將以伐齊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

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言不可與等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小阜無松栢二子張骼輔躒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安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射犬恨故近敵不告而馳皆取胄於櫜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謂不告而馳不待而出對

曰釁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楚子自棘澤還

傳二十五年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夏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免（喪服音問）擁社（抱社主）子美入（子產）數俘而出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詳見陳）秋八月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

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妃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蔡出厲公也楚陳佗之亂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陳莊宣皆厲公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宣十一年子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度也逞盡也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當陳隧者井堙木

刋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誅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差降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晉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 冬

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十二月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蔑然明名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

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經二十六年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傳二十六年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夏楚子秦人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

穿封戌囚皇頡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戌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以為請子產曰不獲謂大叔辭以貨請堇父必不得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更遣使執幣用子產之辭乃得堇父

秋七月鄭伯如晉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

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

執事懼不免於戾使夏子西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

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産曰晉楚將平諸侯

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在明年

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釁動也嗇貪也

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

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津名門于師之梁鄭城門

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

傳二十七年秋七月鄭伯享趙孟于垂隴自盟宋還過鄭子展

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印段公孫段）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未見君子憂心忡忡）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刺君淫亂）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肅肅謝功召伯營之）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心乎愛矣）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邂逅相遇適我願兮）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無以

大康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君子有禮文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此桑扈詩卒章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傳二十八年春無氷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詳見天文書蔡侯之如晉也在此年夏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宋之盟晉楚之從交相見事見宋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驛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

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外僕言曰外僕掌次舍者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

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
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
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
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
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冬十二月公如楚過鄭鄭
伯不在（已在楚）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
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
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

尸之敬也敬可棄乎

傳二十九年夏五月鄭子展卒子皮即位代父為上卿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　六月吳季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　冬十一月鄭伯有使公孫黑子皙如楚

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世為行人子晳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强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已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産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

産息之乃猶可以戾^(定也)不然將亡矣

經三十年秋七月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傳三十年春正月子産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駟氏子晳良氏伯有)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夏四月己亥鄭伯及

其大夫盟（駟良爭故）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　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過十年矣（詳見陳）秋七月鄭伯有耆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家臣故謂伯有為公）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分散）而罷既而朝（伯有朝鄭君）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

豐同生（同母兄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為我徒（言不以駟良為黨）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義子產）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晳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

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子西之子皆召子產駟氏伯有俱召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子上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已已復歸游吉

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　於子蟜之卒也（公孫蠆卒在十九年）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公孫揮）曰其莠猶在乎（以莠喻伯有）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奎婁）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星十二年而一終）歲不及此次也已（不及降婁）及其亡也歲在娵（子須切）訾之口（娵訾營室東壁二十八年歲星淫在玄枵今三十年在娵訾是歲星停在玄枵二年）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雞澤之會（在三年）鄭樂成奔楚適晉羽頡因之與

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説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宋盟約弭兵故子皮以公孫鉏子罕子爲馬師　冬十月鄭子皮授子産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産爲政有事伯石公孫段有事欲使之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産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恐爲四鄰所笑子産曰非相違也而相

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鄭國史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先和大族而後國家安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惡其虛飾使次已位畏其作亂

晁補之曰以子產之賢察伯石之偽而惡之可以廢矣顧乃寵之使次已位何也以謂廢之則力未可為若恥與同列而已自去耶則鄭不可以無子

産故寧少假焉且與之偕而不自去爲鄭國慮故
也嗚呼君子之馭小人有道抑孔子所謂人而不
仁疾之已甚亂也子産其懼此也
子産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
之忠儉者（謂卿大夫）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
請田焉弗許（田獵也）曰唯君用鮮（野獸）衆給而已子張（豐卷）怒
退而徵役（召兵欲攻子産）子産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
奔晉子産請其田里（請于公不役）入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

其入焉田里所入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傳三十一年公薨之月是年六月魯襄公薨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刑政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

高其閈閎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毁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士文伯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間而未得見賢遍反下同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宫

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塓塗也莫歷反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

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鄭魯同姓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

禮也　十二月北宫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印段廷子放切往也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子産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産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

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謂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

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

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有患切)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

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

昭公經元年春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傳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

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
聘將以衆逆子産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
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
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
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
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
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
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

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
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
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
而出遂會於虢尋宋之盟也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
楚（子南）聘之矣公孫黑（子晳）又使强委禽焉（禽鴈）犯懼告子産
子産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
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
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

南夫也言丈夫夫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産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先聘子南直子南用戈子皙直子産未能討歸罪於楚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馬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工大夫女嬖

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亢蔽也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放也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鄭為游楚亂故子南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於公孫段氏罕虎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

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彊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自欲同於六卿子産弗討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詳見晉

經二年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傳二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大叔之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黑氏之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産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遽驛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在襄二十一年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

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爭徐吾犯妹薰

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使大史書七子有死罪三何以堪

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

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

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印子晳子褚師市官子產曰

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

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

衢加木焉書其罪於木加尸上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

鼂補之曰子產為鄭叔向為晉晏嬰為齊皆三國季世而晉齊甚焉初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及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卒與之夫為政而令不行於公族至有所欲使而用賂國於何有哉然子產所以為此抑可言矣子南子晳之爭子南直也若罪其用戈則子晳先櫜甲往殺子南子南用戈但應之也而曰直鈞

幼賤有罪罪在子南雖後子晳强與於盟亦弗即討則其忍可知矣及子晳獲罪然後方數以大國之事未爾討而擿其昆弟爭室至此則晳之直安在哉乘遽而至迫以縊死則子產本心可見矣惟初忍而後決始逆而終伸事定國靖而衆方知其心是乃子產所以為賢而稱於孔子也昭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

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亦季世也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夫以鄭晉齊三國有臣若是然至世微政去皆不能救鄭未裂於疆臣子產猶因事正之晉齊將亡賢如叔向平仲特相與私語而太息豈不哀哉

傳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詳見晉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平公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段之父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

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晉逆齊女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楚靈新立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云交相見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

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　冬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宣王田獵詩楚王既欲與鄭伯共田故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雲夢

傳四年秋九月鄭子產作丘賦丘十六井當出馬一疋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謂子國為尉氏所殺已為蠆尾謂重賦毒百姓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逸詩吾不

遷矣渾罕子寬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凉薄也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在列國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蔡偪楚曹滕偪宋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傳五年春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謂授子産政

傳六年春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産書曰始吾有虞於子虞度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

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

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襄三十年〉立謗政〈作丘賦在四年〉制叅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我將〉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文王〉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弃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以見箴戒為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心星周五月昏見〉火未出而作火

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夏六月丙戌

鄭災　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

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柤詳見楚

傳七年夏鄭子產聘于晉詳見晉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

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襄三十年鄭殺伯有　鑄刑書之歲二

月在前年　或夢伯有介而行甲胄曰壬子余將殺帶也六年三月

三日　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此年正月二十八日　及壬子駟帶卒

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新注此年正月當作齊魯平之月詳見內魯曰燕誤也　壬

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産立公孫洩（子孔子襄十九年殺子孔）及良止（伯有子）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産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爲（子孔不爲厲何爲復立洩）子産曰説也爲身無義而圖説（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産適晉趙景子問焉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産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彊死其魂魄猶能馮依

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强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齊師還自燕之月此年二月罕朔殺罕魋子皮弟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羇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以禮去者降位一等罪人以其罪降罪重降多古之制也

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産之敏也使從嬖大夫

傳十年秋七月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九月叔孫婼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見新君贄子産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載幣用百兩車百乘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不得見新君將自費用盡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

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既葬禮畢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既葬未卒哭故稱服斬衰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

經十有二年春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五月葬鄭簡

公(三月而葬速)

傳十二年春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葬道)及游氏之廟(子大叔族)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諸將毀矣(教毀廟者之辭)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堋(堋下棺北鄧切)弗毀則日中而堋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

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夏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晉昭新立 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新注諸侯在喪皆稱子簡公未葬而言鄭伯亦見制度漸變 六月葬鄭簡公

春秋分記卷六十九